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八回 權畫堂心生歹意 登高樓又起是非

詞曰：離合悲歡一局橫，各按天機，誰識天機，百花開放各隨時。物亦同之，人亦同之。
有錢難買子孫賢，休置良田，快置心田，機關使處上通天。方得蕭然，一世安然。

話說李雷在程莊躲雨，程公將他兒子程春實出身為官說明。李雷起身看見一軸墨筆梅花，畫的實好，便問程公誰人所畫。程公道：「此畫是小女所畫的。」李雷道：「是令愛千金畫的？老太爺有如此的千金，真乃妙手！」程公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當初小女生下來的時節，門外來一位仙姑，手取仙筆傳我的小女。後來長大，畫的人物山水飛禽走獸如活的一般。到了十六歲上，仙姑下凡把仙筆收去，所以如今畫出來的還是仙筆，別人不能的。」李雷叫聲：「太爺，你家令公郎做了大人，家中令愛又是仙筆才女，實在有趣，有趣！」程公見雨未住，請李雷到花園玩耍，一直進來，小小的花園有一座樓。程公言道：「大老爺樓上去觀望觀望。」李雷便上樓去一看，大吃一驚。只見一樓太陽。連忙問道：「太爺，外面如此大雨，怎麼樓上有此太陽？」程公道：「大老爺不曾看見樓匾上字跡，此樓叫做日月樓。」問怎麼叫做日月樓，程公道：「乃是個日月錢，外邊刮風下雨，樓上有此寶貝，日月一樣光明。此物是傳家之寶，始祖傳留至今。」李雷道：「此寶從何而出？到要請教。」程公道：「當初四川成都府城外離城二十里有一莊，莊上住了一位李員外，生了一女，晝夜啼哭。尋了無數的奶媽俱不合適，後來有一個奶媽知道小姑娘的毛病，日裡在太陽中吃飯，夜間在月光下睡沈，就不哭了。後來長到十六歲上，忽然肚子大了，員外一見大怒，取劍要殺。門外來了一個寶識回子，進來要面見員外。家人報知員外，只得出來相見，回子說道：令愛肚子不是邪事，是受了日精月華，成了胎氣，倒是一樣寶貝，我特來買的，望員外賣與我吧。員外帶信不信，到了第二日，女兒果然產下一肉滾來。回子兌了三千兩銀子，與員外買這肉滾。員外看他用劍剖開肉膜，內中卻是一個日月錢。員外大喜，不收他銀子，就將此寶送與識寶回子。回子來到下處，有人來搶他的寶貝，被他手一起打死個人，眾人將他交坊送縣。那時知縣就是我的始祖，審問一番，他又把死人弄活了。於是就將此寶送了我始祖，如今留傳到我，是七代了。」李雷聽罷，叫聲：「太爺，你欺了君了！家有寶貝，何不進貢？藏在家內，若還知道，免不得滅門九族。」程公道：「不妨，不勞大老爺關心。」說罷，一齊下樓，又至莊廳。程公吩咐備中飯款待一頓。

李雷閒坐，十分納悶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我大老爺悶得不耐煩。」「大老爺不耐煩，待門下唱曲子與大老爺聽聽。」李雷道：「我不耐煩聽。」「跳狗熊？」「大老爺看罷，更沒有心腸瞧。老邵呀！我有一莊事與你商議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什麼事吩咐來？門下辦得來，盡力與大老爺辦就是了。」李雷道：「沒有別事商議，要你與我做個媒人，同程太爺說去，要他把小姐與我大老爺受用。」邵青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憑門下三寸之舌，保管程老依允。」說罷，起身進了書房，叫聲：「太爺，門下討杯喜酒吃吃。」程公道：「我今日又不逢喜事，有什麼喜酒？」邵青笑道：「門下特來代令愛千金作伐為媒，但不知小姐可曾吃過茶麼？」程公道：「為何不吃茶？天天吃茶。」邵青道：「此茶非這茶。不可曾受過聘？」程公道：「未曾呢。」邵青道：「我們大老爺求親，望太爺應允，不失小姐終身大事。」程公聞言大怒，罵聲：「畜生臉！我的女兒，天下人不嫁，你叫我個李大麻子？」邵青道：「依門下，此親正是門當戶對。太爺不必推辭，竟允了吧。」程公心下一想：待我上他個嘴掌。叫聲：「邵家老青哥哥呀！太爺你來，與你附耳一句。」邵青不知是計，走將過來說：「太爺吩咐就是。」程公手一起，啪一個嘴掌打去，邵青哎喲一聲，喊叫「打殺人了！」外面李雷聽見，帶領眾人趕至書房，見邵青被打，大叫道：「著人寫稟啟回大人！都要不活了？他都打起我的人來了。」眾人正要上前，員小溪在旁叫聲：「大老爺請息雷霆之怒，請在外廳少坐，讓太爺進內與太太商議，看是怎樣，即刻回信。」邵青道：「這話說得在理。」即請李雷出外不提。

且說程公氣得三屍神暴燥，七竅內生煙，連忙進內見了太太，就將李雷躲雨觀畫求親之事細細說與太太知道。太太道：「如今事已如此，若不應允，恐有性命之憂。不若權且允下，打發冤家離了眼前，再為商酌。」程公點頭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到了外邊，說與員小溪。員相公出來說與李雷，李雷大喜，說道：「既然太爺應允，煩你二人與我說知太爺，今日就要入贅招親，豈不省事？」員邵二人答應，起身來到書房，叫聲：「太爺，我等奉大老爺之命特來通知太爺，說是既承允親，就是今日入贅。請太爺快快預備洞房。」程公大驚道：「邵先生，今日來不及了。也不必說行財下禮，就是洞房之中各色無備，請大老爺回府另擇吉期，將小女送進城中與大老爺成親不遲。」邵青道：「要說擇吉，今日乃黃道吉期。要說洞房未備，大老爺府上頗多物件，著人回去即刻取來，太爺不必煩心，就是如此辦法。」說罷，起身外出見李雷說：「太爺要另擇吉期，洞房中一無所備。門下道大老爺府上有，著人搬來應用，請定奪。」李雷道：「就是這麼。」即刻差人進城去取洞房之物不提。

再說程公見邵青去後，連忙入內見了太太，將此說了一遍。太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放聲大哭。叫聲：「老爺，此事如何是好？妾身只說是哄得惡人回去，通信與孩兒程春實知道，來家商議。誰知惡人凶狠，我這姣兒何能與惡人為妻！」說罷又哭。太爺捶胸跌腳，也是流淚。小姐在旁痛哭悲啼。一家大小驚慌，並無主見。小姐身旁有一丫環名喚月桂，走上前來叫聲：「太爺太太不必悲傷，哭之無益。婢子到有一計，未知如何？」太太忙止淚問道：「月桂，計將安出？」月桂道：「婢子蒙太太之恩深如大海，小姐待看婢子十分情重。逢此大難，婢子情願替小姐代嫁惡人。好在惡人未見小姐姣容。」小姐道：「桂姐，此事不可。待奴家生死由命，洞房中與他拼個死活！若能傷了惡人性命，與萬人除害。」月桂叫聲：「小姐，你瘦怯姣軀，怎能害得惡人？倘若畫虎不成，豈不反遭大禍！婢子主意已決，小姐不必攔阻，請太爺出去支派事件要緊。」老夫婦見月桂真心，說：「你若如此，我夫婦認你為女。」小姐含淚叫聲：「月桂賢妹，既然如此，受奴一拜！」說罷跪將下去。月桂連忙攙住，叫聲：「小姐折死婢子了！」太爺憂中得喜，來到外面，吩咐張燈結綵。不一刻李府家人在城中將洞房物件搬到程府，程公吩咐管家婆收進，在洞房擺設。又叫了幾個伴娘進來，一面將小姐藏過，把月桂收拾起來，吩咐家內上下人等，此事不可走漏風聲。平昔老夫妻與小姐待家人實在有恩，眾人皆恨惡人。

且說李雷帶來的廚子備的關東酒飯，到晚上席飲宴，直飲至深夜方散。員小溪與邵青送房，將李雷送進洞房，出外。再言李雷進房，派散伴娘的賞封，打發出去，自己閉了房門，與假小姐解帶寬裳，二人上牀正欲交歡，忽然間一陣風響，格扇刮開，跳進一個冬瓜段子，攙上了牀，朝李雷身上一磕，登時間身形難動，昏昏沉沉，竟自睡著，直到天明方才醒來。連忙起來穿衣裳趕奔前廳，說：「老邵呀！洞房中有了妖怪。」如此如此說了一遍。邵青道：「這件事甚為詭異。」李雷道：「房子有了妖怪，我大老爺不能久住，今日就要回去。你快快說與太爺知曉，好動身。」邵青搖頭道：「此事未必能夠。凡贅要得一個月，至少三天。」李雷罵道：「畜生臉，你敢與我大老爺強麼！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莫動氣，等門下去說。」一直走進書房，叫聲：「太爺，適才大老爺說，洞房中有個妖怪麼？」太爺罵了聲：「畜生臉的見鬼了！幾時看見我家有妖怪的？」邵青遂將洞房之事說了一遍。程公聞言吃了一驚，心下疑惑道：「這是大老爺的謊話。想是夢中見的紅鸞星，有什麼妖怪？」邵青道：「此時也不講什麼紅鸞白鸞，妖怪禮怪。此刻大老爺命門下來與太爺說聲，今日就要回去。」太爺道：「此事不能。我的女兒，招贅一個月才能回去。」邵青道：「真真不能等得一個月。就是半個月也不能。」程太爺道：「五天還等得麼？」邵青道：「不能。」太爺道：「罷了。三天。今日決不能回去。」邵青道：「連三天大老爺還等不得呢。我們下替太爺說說看，再回覆太爺。」說罷出外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太爺說他房子裡沒有妖怪，想是大老爺肉瞎眼了...不是的，門下說慌了，他說大老爺睡了，做的香夢...」李雷道：「我把你這畜生臉的王八羔子，你敢罵我麼！叫你去問話，怎麼樣了？」回道：「大老爺不要急，太爺要留大老爺招一個月。說之再三，要三天，今日決不能回去。」李雷道：「我大老爺等不得。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且耐煩三日，在外居住，不進洞房。回府成親不遲。終究已是大老爺口中之食，還怕他飛掉了不成？」李雷只得依允不提。

且說程公進內，將此事告訴太太，叫太太進新房試探虛實。太太去了回來，說：「竟未成親，月桂還是閨女。」夫婦母女以為詫異不提。

光陰易過，到了第四日早間，李雷令眾人收拾一應物件，打發家人先回，新人打轎伺候。李雷請太爺出來，磕頭拜別，太爺叫聲：「賢婿免禮。另日再拜。」吩咐擺酒餞行。李雷叫聲：「太爺，令愛千金沒有陪送麼？」程公道：「此時未備，改日辦齊送過來。」李雷道：「妝奩可省，不用費心。我家盡有。太爺何不把日月錢為贈嫁之資？就夠了。」程公聽說取日月錢，心下吃一驚，又不能硬回，只得隨口答道：「大老爺即愛錢，盡三日後自當送上。」李雷依允。不一刻席散，眾人收拾齊全，內裡桂姐與夫人小姐十分難捨難分。夫人叫聲：「我兒，你且耐性。有一日救你，不用傷悲。」月桂帶淚拜別太太並小姐，出廳上轎，抬出莊門。李雷隨後率從上馬，一路進城回轉龜牢，將假小姐抬進洞房。有婦女接去。李雷回轉南書房坐下，吩咐備酒，上下有席。府中人等都來道喜。到晚合府大小盡有喜酒，李雷飲過酒入了洞房，與新人安寢。誰知三陣風響，依然一個冬瓜段子照前，鬧了三夜皆是如此。李雷從今不進洞房，著人看守，仍到別處安歇。自此月桂住在李府，後有出頭之日。卻說李雷在南書房等了三天，不見程府送日月錢來，心中焦燥。第四早上打發個家人前往要寶貝。爺們奉命，騎了快馬，直往西關程府來要日月錢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